

往事如昨

谁偷了俺家的兔子

焦辰龙

在所有的小动物中，我最喜欢兔子，它曾经是我童年的玩伴儿，也是我童年时一个残破的梦。

1961年元月，我回老家过春节，因故滞留家中。那时，我们家养了一只山羊、一只灰色的短毛兔子。

小灰兔是母亲挎着柳条篮子，从十里堡我大舅家逮回来的。第一眼看到小灰兔时，我发现它也在扭着头，支棱着长长的耳朵，用圆圆的、亮亮的黑眼睛看着我，仿佛要和我说话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。

天井里靠近北屋的东墙根，长着一棵枝干虬曲的大枣树，树下的泥地上钉着一根木头橛子。白天，我们就把那只山羊拴到木头橛子上，夜里再把它牵到屋里。

那只兔子，刚拿回来时就在屋里放养着。后来渐渐大了，母亲说，要在外头盘一个兔子窝，白天黑夜都在屋里，有味儿。

母亲请西邻的显义叔帮着盘兔子窝。显义叔的祖父和我的曾祖父是亲弟兄俩，两家是没出五服的本家。

显义叔来盘兔子窝时，没有绕道走东胡同，推开俺家用树枝子编扎成的街门，而是抄近路，从西园子北墙一个倒塌的豁口处爬上来。因他挽着裤脚，两条小腿还让放在豁口处的树枝划破了，母亲急忙找出家里的红药水先给他擦腿。

其实，他从豁口处那儿爬上来，也省不了多少劲儿。俺家西园子的地势比后街的街面要高出三四尺，站在后街上看俺家的西园子墙，像一道崖头。

显义叔眨巴着一双小眼，房前屋后的瞅了一会儿，建议把兔子窝盘在西屋山头一间早已坍塌的磨屋。

母亲说：“盘在北屋的窗户底下不行。”

显义叔摇摇头说：“天热了，窗户外面对有味儿呀！”

母亲只好同意了他的建议。显义叔先用锨和了一堆泥，又在地上挖出一个半尺深、八印锅大的圆坑，然后从腰后抽出一把瓦刀，用砖转着圈往上砌，一边砌一边缩口。砌到齐腰高时，只有一个很小的方孔了，用两块整砖就可以盖住。从旁边看过去，兔子窝就像一口倒扣着的水缸。

显义叔揪住小灰兔两只长长的耳朵，把它放到了新“家”里，然后把瓦刀插到腰后，笑嘻嘻地拍拍手，一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。

母亲留他吃饭，他不肯。母亲忙不迭地跑到屋里，拿出提前预备好的5个鸡蛋，硬塞给了他。

一家人一直把显义叔送出街门，送出胡同。

母亲上西园子拔来几把青草，往窝里一扔，算是给小灰兔开饭了。

母亲叮嘱我们：“不要对村里人说我们家养了一只兔子，平日有小孩子来玩，也不要领着他们到兔子窝那里玩儿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母亲说：“如果哪个坏孩子看着小灰兔子好玩儿，夜里会把它偷走的。”我还是不明白，兔子窝那么高、口儿那么小，小孩子即使把胳膊伸进去，也抓不到兔子呀。

每天早晨，母亲上生产队干活儿、二姐到村子东南角的完小上学之后，我就和三姐、弟弟在天井里玩儿。那一只山

羊是我最好的玩伴儿。一有机会我就偷着骑羊，准备着以后回烟台时，向同学们吹一吹，我在老家骑羊啦！

但我每次刚爬到羊背上，山羊就拼命地抖动身子，还没跑几步我就被它甩下来了。嘿，这家伙！

每天上西园子拔草、喂兔子的任务由三姐和弟弟包了。有时候，把青草丢到兔子窝里之后，弟弟还趴在兔子窝上，和兔子拉一会儿呱：“咦？……你怎么不吃了？你还嫌饭食不济呀？小兔崽子！看我怎么揍你！”说着便使劲往兔子窝里伸胳膊，像是要去抓住兔子教训它。他的两只脚在空里蹬着，一条手臂都伸进窝里了，还是够不到兔子的一根毫毛。

我和三姐在一边让他逗得哈哈大笑。这时，拴在天井东墙根大枣树下正在吃草的老山羊，就仰起头翘着山羊胡子咩咩地叫上几声，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还在被窝里睡觉，忽然被母亲的怒吼和二姐、三姐唧唧的哭声惊醒了。睁眼一看，见母亲正站在屋中央，黑着脸，不知道在骂谁。

原来，昨天夜里我家的兔子被人偷走了！我既心疼，又害怕，忙不迭地穿上衣裳，和母亲、姐姐们又在天井旮旯的好一顿找。哪里找得着啊？

二姐和三姐旁若无人地嚎啕大哭起来，我和弟弟也在一旁抹眼泪。

母亲气得在天井里直转，最后一跺脚上了西园子。西墙根下卧着一个单干时打场用的碌碡，母亲站到碌碡上，把显义叔喊了出来。

“显义！……”母亲问道，“你后半夜是不是把俺家的兔子偷走了？”

显义叔的脸红红的，嗫嚅道：“二嫂，我……我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这庄上就你知道兔子窝在哪儿！”

显义叔说道：“二嫂！俺不是那种人！”

显义叔的母亲和妻子这时也从屋子里出来了。

他母亲说：“他二嫂！……俺们就是饿死，也不能去偷你家的兔子呀！”

他妻子也说：“二嫂！他若是干了那种事，能瞒得了我？你上俺家看看，里里外外有没有一根兔子毛？”

母亲没话说了，从碌碡上下来。她的脸憋得通红，胸脯在急剧地起伏着！

显义叔的两条粗布裤腿是放下来的，看不到里面的干腿是否有划伤？西园子北墙的豁口处，那一堆树枝子显得有些凌乱，不知道是有人趟过还是被风刮的。

母亲无奈地回家了，坐在炕沿上呜呜地哭泣：“庄上的人这是欺负你爸爸不在家呀……”

那时父亲还在烟台工作，他是当年冬天回乡的。

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得那么伤心。

家里那只兔子，既是一笔不小的财产，把它养大了换成盐，够一家人吃大半年，又是一家人伺候的一个活物儿，生生让人偷走了，比剜母亲的心都疼。

傍晚，夕阳西下，炊烟袅袅。树上的鸟巢里，一只小山老鸹在呱呱直叫，呼唤着外出觅食的大山老鸹快点归来。

三姐提溜着柳条篮子上西园子拔来一些青草，转到西屋山头下的兔子窝前。她挪开窝上的两块砖，一见窝里还是空空荡荡的，忍不住又哇哇地大哭起



来：“灰兔子呀，俺等了你一天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呀？”

弟弟在一旁也跟着哭起来：“兔乖乖呀，俺三姐把门开开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”

正在东墙根大枣树下吃草的山羊听到三姐和弟弟的啼哭，高高地仰起头，抖动着山羊胡子咩咩地叫了起来，像是在呼唤灰兔子回家，又像是想安慰三姐和弟弟几句。

我走到山羊跟前，蹲下来，紧紧地搂着它的脖子：“老山羊，以后我再也不骑你了。我长大了，你也驮不动我了。以后，我们就只有你这一个伴儿了……”

我又抬头看一看大枣树，在心里念叨：大枣树呀大枣树，你骑在墙上，站得高、看得远，昨天晚上可曾听到过什么动静？可曾看到过什么人？可知道咱们家的兔子让谁给偷走了？

一阵风吹来，大枣树的枝叶摆动了几下，像是在歉疚地摇头。

那天吃了晚饭之后，一家人都没有睡意，闷闷地呆坐在堂屋里，忍受着失去了家中一个活物的煎熬。一灯如豆，把母亲的身影投放到土坯墙上，像一棵被狂风吹弯了的榆树。

二姐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把兔子窝盘在里间屋。”

弟弟说：“夜里我搂着兔子睡！”

母亲说：“我后半夜隐隐约约听见兔子在窝里来回扑腾，还以为它是饿的呢。”

也许，当时它正在东躲西藏想躲开那一只在黑暗中伸向它的手。

当初显义叔为什么要把兔子窝盘在西屋山头那里呢？是因为那儿隔着西园子近么？他若是把兔子窝盘在北屋的窗户底下，看看谁敢来偷？

倘若亲眼看到一个人把兔子捉走了，难过一阵子也就死心了，但我们什么也没看到，因此就不相信它已经死了，总幻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还会回来。

从那以后，俺家和显义叔家的关系疙疙瘩瘩了好几年，一直到“四清”运动。

“四清”工作队一进村，先把大小队的干部们传到家庙里训话。父亲回乡后兼职生产队的会计，也被叫去了。姜队长气势汹汹地训斥他们，要他们回家好好考虑，交代问题，负隅顽抗的，要交给群众批斗！父亲1948年在烟台时被抓过壮丁，精神包袱很重，他跟母亲说：“若是让人们来斗我，我就不活了！”全家人的心惶惶。

显义叔是村贫协委员，工作队的依靠力量。

有一天深夜，他忽然从俺们家西园子的豁口爬进来，小声叫开了门。他的手背、脸颊被树枝子刮破了好几处。

他声音颤抖地对父亲说：“二哥！你没事一定别乱交代！今天后晌开会姜队长说了，你账上没有问题，被国民党抓兵是受害者，开斗争会时就不算你了。”

他说完急着要走，母亲忙不迭地找出红药水要给他擦手、擦脸。

他忙说：“不用擦！……我就说是走夜路摔了个跟头！”转身急急地走了。

母亲手拿着红药水瓶子，感动得眼泪汪汪的。

三

去年麦熟的时节，我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。

家里的老屋已经被拆掉了，当年盘兔子窝的地方早已找不到了。和东墙

长成一体的大枣树还在，但地上没有了木橛，更没有了老山羊的踪影。那棵大枣树也显得更苍老了，大半边躯干已经没有了树皮，树冠上，稀疏的绿叶间，零零落落地挂着一些青涩的枣子。

我问弟弟：“你还记得么？1961年春天，咱家养了一只灰兔子，有一天夜里不知道让谁给偷去了？”

弟弟说：“模模糊糊地记着有那么一回事。”

我又问：“小偷找到了么？”

弟弟笑着说：“当时说说就完了，上哪儿找呀？真要是找到了也不好，他一家人在庄上多少年都抬不起头来。”

黄昏时分，西墙上空摇动着一团团墨绿色的树影，树间挂着一轮圆圆的、红得透明的夕阳，袅袅升起的炊烟中，传来了女人们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：孩儿哎！妮儿哎！……

西园子的北墙早已用土坯重新修好，原来的豁口处，东倒西歪地堆放着几捆玉米秸、棉花柴。有了液化气罐和各种电炊具之后，它们已经没有用场了。

西墙根下，那个碌碡还在，但已经被土埋了半截，露在地面上的那半截，像一个被土埋到脖颈的老人，默默地诉说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岁月沧桑。

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温馨，却又透着一股淡淡的乡愁。

隔着一道土墙，我又见到了西邻的显义叔。他正提溜着一只水管，在给天井里的几棵山楂树浇水。他老伴儿坐在马扎子上，在看老母鸡一个一个地进窝。

显义叔当年的一头乌发，现在全掉光了，一张四方脸，瘦得只剩下一张黑黢黢的皮，两只小眼睛深深地陷在了眼窝里，背也驼得厉害，走起路来像是不断地向前鞠躬。他穿着一条浅灰色的棉布裤子，挽着裤腿，裸露着两只干瘦的小腿儿。

在夕阳余晖的斜照下，山楂树半是碧绿半是金黄。显义叔弯曲的驼背也亮亮的，像背着一袋子黄金。

他一见是我，忙不迭地放下手中的水管，蹒跚着向我走了过来，一边走还一边“鞠躬”。我忙站到当年母亲站过的那个碌碡上，向他伸出手去。他也把手抖抖地伸向我，两只手隔着一道土墙，穿过多年流逝的岁月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！

我说：“显义叔！身体还好吧？”

他苦笑着说：“只能说还活着，身上没劲儿了。”

80多岁的人了，7个儿女都长大成人了，他也老了，连腰都累弯了。

“唉！”他叹息道，“年轻时孩子多，吃不上饭，现在生活好了，却又吃不动了。”

他老伴儿在一旁笑道：“大妮、二妮把肉煮得烂烂的送来了，他却吃不上几口！”

听老伴儿说到吃肉，显义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，像是要避开我的目光……

良久，他才又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有工夫过来喝茶，我有小女婿捎来的明前龙井哩！”

我连忙高兴地答应了。

当我从那个已然被土埋了半截的碌碡上下来时，我觉得身后那一道土墙，比童年记忆中的土墙矮了许多。

看看眼前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庄稼人，我真的不相信他当年会偷我们家那只兔子。

那件事究竟是谁干的呢？这个包袱也许永远也解不开了。